

中国国家话剧院《弦歌不辍唱山河》献演上海

李光洁：每个时期都是演员的黄金年龄

流量、角色的选择权、表演的完成度，对演员个人而言孰轻孰重？

“是我主观的排序吗？”李光洁反问。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迅速排了座次：“首先是我的选择，其次是完成度。”上周末，“2026国话·上海演出季”又一部重磅作品、

文献话剧《弦歌不辍唱山河》成功演出。舞台上，李光洁时而化身左翼文艺先驱夏衍，时而作为讲述者之一，带观众聆听抗战烽火下的文艺长歌。在黄浦文化中心·大上海剧场，记者独家对话李光洁。

这一天，距离他的45周岁生日不到一周，演员入行超

25年。这25年，刚好是中国影视行业发展最迅猛、变化最激烈的阶段。李光洁庆幸自己身在中国国家话剧院，“感觉很安心”，这不仅仅出于80后一代人对“单位”的天然信任；更在于，跟着一支对戏剧保持虔诚的“国家队”，演员得以心无旁骛地穿越周期。

1 台上，台下

第一次、不一样、特别、打破惯性……李光洁用一连串定语形容此次文献话剧的创排：“我很珍惜打破安全感、去寻找新的表演方式的机会”。

长久以来，中戏科班出身的演员，对专业的安全感来源于斯坦尼表演体系，又在年复一年现实主义创作讲求的“体验”中沉淀。可站在《弦歌不辍唱山河》的舞台，过往经验有效，但只奏效一部分。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、导演田沁鑫以开创性的舞台形式，呈现中国文艺在抗战中寻找出路、最终确立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方向的壮阔历程。饰演那些在中国文艺史上灿若星河的名字，演员依然要像往常那样，用心研究人物、无限走近那段历史，而很多时候，还得抽离。他们以“歌队+角色”的双重身份，完成从叙事者到历史人物的无缝转换。

李光洁用“舞台上的逗号”打比方。逗号之前，他是“夏衍”，随80多年前的文字，亲历由香港至澳门、乘挂一帆小艇，转道台山脱险的辗转之路；逗号之后，“紧接着有句台词‘出自夏衍《走险记》’”，那一刻，他是歌队成员，隔着时空回望当年绝处逢生留星火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。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，舞台上的切换，没有NG、没有剪辑，全凭演员气口、神情、语音语调的变化，“简单说，让你投入又不投入”。

如此“跳进跳出、似是而非”的间离效果，浓缩了近年国话对中国式演剧观的深度探索。田沁鑫曾告诉李光洁，“演员不能沉溺于自我感动”，中国式演剧观恰好提供了表演中“似是而非”的尺度。所以没在影视



李光洁在《小巷人家》中饰演林武峰

2 充电，放电

2022年，这部文献话剧首演。第一次出演左翼先驱，李光洁曾直言自己“太年轻”。可对照历史上夏衍的年纪，其实与饰演者并无二致。

时隔四年，“年轻”的判断依然在。“相对于抗战时期，我们如今的生活太安稳太平静了。如果说环境会塑造人、锻炼人、推着人成长，那么即便一样的年纪，当年肩负家国大义的前辈们，他们的三十、四十，会比今天的我们承载更多。”他觉得，年龄不仅是个生理性的数字，它关乎人的阅历、生命体验、内心秩序。也因此，许多事会随时间推移，在他心里拨云见日。比如选择权。

李光洁有个业界艳羡的起点。20岁那年，还在中戏求学的他即入组张黎导演作品，跟着一帮老戏骨一道剃光头、背台词，看前辈们怎样精准切入历史的轨道，“那种学院派的创作氛围，一生遇一次就算赚到”。接着电影《立春》找来，三个月方言练习、70多人海选，顾长卫选中了他。之后，张黎二度递来橄榄枝，长长的合作名单里类似杨阳、陈家林、徐纪周、李路等电视剧圈的名导不胜枚举。而立之年时，李光洁已有不少拿得出手的作品——《走向共和》《记忆的证明》《军人机密》《杀虎口》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《山楂树之恋》等，类型已覆盖历史、战争、谍战、都市、职场、甜宠等不一而足。

事情在2012年后渐渐变了。那会儿，他在《团圆饭》剧组铆足劲拍了140多天，把自己对表演的认知、对人生的态度一股脑倾注于一个角色。戏演完了，演员深觉“电量已空”，以致于看到新的剧本，会生出些不知所措来。“不知道该怎么用方式去塑造角色，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是回归舞台。”一筹莫展时，就接到田沁鑫导演电话，“我有部戏想找你”。十多年前的事情依然清晰如昨，“那年3月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”。

就这样，李光洁把表演的全副身心交付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巡演百多场。在那之前，他已睽违话剧舞台近十年，在影视圈的发展则已步入快车道甚至高速路。谁都没想到，刹车说踩就踩，一踩就是近两年。那两年，他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演话剧。

在李光洁看来，表演的真谛藏在观演关系里，舞台才是最接近表演本真的地方。“演好了，能看见台下手机屏挨个灭掉；要是看着台下手机一个个点亮，那可能刚过去的几分钟砸毁了。观众的情绪反馈是如此直接、即时、真实。”而且，话剧一演十几场、上百场，微妙的场域差异都可能重塑观演关系。“演员的工作不是复印机，哪怕是一样的角色、一样的舞台，今天和明天也可能只是‘同卵双胞胎’，演员能在看似重复的戏剧里修正细节，一步步靠近更好的表演。这些都是影视作品很难企及的。”所以，倘若回到当年再选一次，他说选择结果一样，“在影视作品里放电久了，演话剧就是充电过程”。

据文汇报

剧组，也不用上台的日子，他愿意进剧场，坐观众席，前后左右一楼二楼，不同位置都坐过，就是想看看观众视角下镜框里的“自己”。有天，他发现同道中人——倪大红总在侧幕

条和观众席间调换位置。李光洁问老大哥：“大红老师，您在看什么？”对面答：“演戏时，我会‘看见’台下某个空座上的自己；坐观众席，我看的也是‘我’、舞台上的‘我’。”



话剧《弦歌不辍唱山河》剧照



和声版《和平饭店》



凤鸣夏

3 激流，章法

当然，当今天的人们带着全知视角回望演员的选择，许多人很清楚，李光洁选择暂缓的时间，恰恰是互联网、流量在影视圈狂飙突进的当口。2012年起，大量资本涌入行业，流量小生风靡一时。2014年，古偶仙侠、粉丝电影等都迎来了各自的“元年”。一边是行业快速商业化，带动创作环境改变，收视率、点击量、流量等一度支配着行业；一边是守着内心秩序的演员，在激流中活出自己的章法。

近几年，随着“不唯流量论”声音逐渐壮大，一批现实主义好剧与演技派重新受到追捧。《大江大河》《风吹半夏》《小巷人家》《以法之名》《生命树》等精品剧目轮番登场，立体鲜活、魅力各异的角色诠释，让李光洁被这代年轻观众列入“叔圈天菜”“熟男天花板”。

“我很幸运。”站在45岁的门前，演员说，他的幸运是从入行开始，在合适的年纪能接到适合的角色，每段路都能遇到合拍的合作伙伴，甚至非要贴标签的话，黑白灰不同的人、复杂或简单的角色，他的履历里都能找到。“最幸运的是，我从没琢磨过自己‘本该’到一些所谓‘更高’的地方。‘高’的标准是什么？谁来定义它？都是虚妄。”

如果“更高”指代演员更火，李光洁觉得，这事情求仁得仁，没有标准，“始终被聚光灯聚焦，这是一种选择；我平常喜欢在社交账号给大家分享照片、通过网络沟通，这也是演员和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”。如果“更高”指代表演的完成度，他觉得创作其实是遗憾的艺术，人不能为过去反复纠结。以《军人机密》

举例，演员要从人物的20岁演到四五十岁，“我都蒙了，那会儿在一个毛头小子眼里，四五十岁是个老头、很遥远的事。可转眼我也四五十岁了，现在让我演20岁的小伙子，同样不行。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该做的事，每个时期都可以是演员的黄金年龄。”

如果“更高”是指如今年轻观众热衷讨论的“人生角色”，那也不必很早就给自己的演艺路和人生设限，“如果非要说‘人生角色’，那就是‘下一部’吧”。

对今天的演员而言，更猛烈的行业激流已扑面而来，在变化中活出自洽的节奏、章法，也许比以往更重要。李光洁说：“我们任何人，首先是个体的人，其次才说到职业，演员也一样。”